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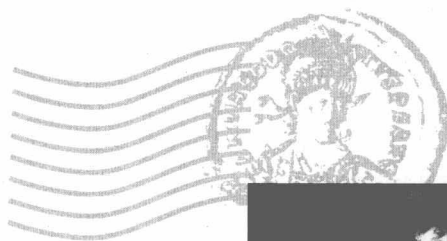
[法] 大仲马 著 查群英 译

Les Comte de Monte-Cristo 

基督山伯爵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基督山伯爵_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五十六章	卡瓦尔坎特少校	379
第五十七章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	386
第五十八章	幽会	393
第五十九章	努瓦蒂耶·德·维尔福先生	400
第六十章	遗嘱	406
第六十一章	电报	411
第六十二章	贿赂	417
第六十三章	鬼影	423
第六十四章	晚餐	429
第六十五章	乞丐	435
第六十六章	夫妇之间	441
第六十七章	婚姻计划	447
第六十八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453
第六十九章	夏季舞会	459
第七十章	调查	464
第七十一章	舞会	470
第七十二章	面包和盐	475
第七十三章	德·圣-梅朗夫人	478
第七十四章	承诺	485
第七十五章	维尔福家墓地	501
第七十六章	陈述	506
第七十七章	小卡瓦尔坎特的进展	514
第七十八章	艾蒂	520
第七十九章	亚尼纳	533
第八十章	柠檬水	545
第八十一章	控诉	553
第八十二章	退休面包师的房间	557

第八十三章	入室行窃	569
第八十四章	上帝之手	578
第八十五章	博尚	582
第八十六章	旅行	586
第八十七章	审讯	591
第八十八章	挑战	598
第八十九章	侮辱	602
第九十章	梅塞迪丝	608
第九十一章	相会	612
第九十二章	母与子	620
第九十三章	自杀	623
第九十四章	瓦伦丁	629
第九十五章	供认	633
第九十六章	父与女	640
第九十七章	婚约	645
第九十八章	去比利时	651
第九十九章	钟瓶客栈	655
第一〇〇章	法律	661
第一〇一章	幽灵	667
第一〇二章	巨蛇	671
第一〇三章	瓦伦丁	674
第一〇四章	马克西米利安	677
第一〇五章	当格拉斯的签名	683
第一〇六章	墓地	689
第一〇七章	分享	697
第一〇八章	狮窟	706
第一〇九章	法官	710
第一一〇章	审判	715
第一一一章	赎罪	721
第一一二章	离去	726
第一一三章	梅杨巷的房子	729
第一一四章	佩皮诺	734
第一一五章	吕吉·万帕的菜账	740
第一一六章	宽恕	744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748

第五十六章 卡瓦尔坎特少校

基督山伯爵以少校马上要来拜访为由拒绝了阿尔贝的邀请，可他和巴蒂斯坦说的确实是真话。

七点的钟声刚刚响过，也就是在贝尔蒂西奥奉命去奥特伊的两个钟头之后，有一辆出租马车停在大厦的门口，让乘客在门口下车后，就马上匆匆忙忙地开走了，像是觉得干这份工作很丢人一样。从马车里面出来的那人是一位大约五十二岁左右的男子，身上穿着一件那种在欧洲流行已久的绿底绣黑青蛙的外衣。他的裤子是蓝布制成的，皮鞋非常干净，可擦得不怎么亮，并且鞋跟稍微厚了一些；手上戴着鹿皮手套；一顶略像宪兵经常戴着的帽子；一条黑白相间的领结，这条领结如果不是物主爱怜的话，原本是可以不再使用的。这位高贵人物拉响了香榭丽榭大街三十号门上的门铃，问基督山伯爵阁下是否住在这里，听到门房肯定的回答以后，他就走了进来，顺手关好了门，开始走上踏级。

来者的头又小又瘦，头发斑白，蓄着灰色浓密的胡须。等在大厅里面的巴蒂斯坦一眼就认出了这位等待中的来客，因为对于外貌，他提前已经得到了详细的通知。因此，这位陌生的客人还没有汇报他的名字，伯爵就已经收到了通知，知道他要来了。他被带进一间朴素典雅的会客厅里，伯爵面带微笑站起身来迎接他的到来。

“啊，亲爱的先生，非常欢迎，我正等着您呢。”

“大人真的是在等我吗？”那位意大利人说。

“是啊，我收到通知，得知今天七点钟会看见您。”

“那么，有关我到来的事情，您已经收到具体的通知了，是不是？”

“那当然。”

“可您相信您没有搞错吗？”

“我相信是这样的。”

“‘大人今晚七点钟等的人真的是我吗？’”

“我完全可以向您保证，让您不必疑心。”

“啊，别，不必了，”那位意大利人说，“不用那么做了。”

“对，对。”基督山说。

他的客人好像稍微有些心神不定。

“让我来想一下，”伯爵说，“您难道不是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坎特侯爵阁下吗？”

“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坎特，”那位意大利人兴致勃勃地回答，“是啊，我确实是他。”

“前奥地利驻扎军营里的少校？”

“我是少校吗？”那老军人不安地询问道。

“是啊，”基督山说，“您是位少校，您在意大利时的地位就相当于法国人的少校。”

“那太好了，”少校说，“我不再需要更多的了，您知道——”

“您今天的拜访不是您个人的意思吗？”基督山说。

“不是，那当然不是了。”

“是别人让您来的吗？”

“对。”

“是那位心地善良的布沙尼神父吧？”

“完全正确。”少校高兴地说。

“您是不是捎来一封信？”

“对，这就是。”

“那么，请交给我吧。”接着基督山拿过那封信来，打开读了起来。少校用他那双大大的眼睛注视着伯爵，然后把整个房间的情况扫视了一番。

“行，行，是的。‘卡瓦尔坎特少校，一位让人尊敬的卢卡贵族，佛罗伦萨卡瓦尔坎特族的后裔，’”基督山大声读着，“‘每年的进项是五十万。’”基督山的眼睛从信纸上抬了起来，行了个礼。“五十万，”他说，“可观！”

“五十万，是真的吗？”少校说。

“对啊，信里面是这么写的，这肯定不会假，因为神父对欧洲大富豪们的财产全都了如指掌。”

“那么，就算是五十万吧。可说句实在话，我倒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

“因为您的管家在偷窃您。在那些事情上您必须要改进一下。”

“您打开了我的眼睛，”那位意大利人一本正经地说，“我要请那位先生走路。”

基督山接着念那封信：

他有生以来只有一件不称心的事情。

“是啊，真的，就那么一件！”少校说，同时叹了口气。

就是失去了一个爱子。

“失去了一个爱子！”

那是在幼年时期被他府里的仇家或者是吉卜赛人给拐走了。

“当时他才刚刚五岁！”少校抬眼望天，深情地哀叹了一声说。

“可怜的父亲啊！”基督山伯爵说。

接着往下读道：

我给了他重生的希望，向他发誓，说你会想方设法地为他找到那个他徒劳无益地寻找了十五年的儿子。

少校以一种难以言喻的焦虑的目光看着伯爵。

“这种事我有办法。”基督山说。

少校恢复了他的自持。

“噢，噢！”他说，“那么这信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了？”

“您不信吗，巴陀罗米奥先生？”

“我，那还用说，当然信啦。像布沙尼神父这样一个担任教育工作的好人不会骗人的，更不会和人开玩笑，可大人还没读完呢。”

“啊，是的！”基督山说，“还有一句附言呢。”

“对啊，对啊，”少校随声附和道，“还——有——一——句——附——言。”

为了不劳驾卡瓦尔坎特少校向他的银行提款，我赠送给他一张两千法郎的支票以作为他的旅费开支，同时还请他从你那儿领取你欠我的四万八千法郎。

少校显出非常焦虑的神情直到把那句附言念完。

“太好了。”伯爵说。

“他说‘太好了，’”少校心里默默地想着，“那么——阁下——”他回答道。

“那么什么？”基督山问。

“那么那句附言——”

“哦！那句附言怎么样？”

“那么你对那句附言也像那封信的正文一样完全可以接受吗？”

“那还用说，亲爱的卡凡尔康德先生？像您这么有身份的一位人物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受窘呢？”基督山说。

“唉，说句实话，我没有一个熟悉的人。”少校说。

“可别人总认得您吧？”

“对，别人认得我，那么——”

“请说吧，亲爱的卡瓦尔坎特先生。”

“那您可以给我这四万八千里弗尔了？”

“那当然了，随您什么时间要都行。”

少校惊喜得呆住了。

“可是请坐下啊，”基督山说，“确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居然让您站了十五分钟。”

“没事儿。”少校拉过一把圈椅，自己坐下来。

“现在，”伯爵说，“您想吃点儿什么吗？——是想来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还是阿利坎特葡萄酒呢？”

“来杯阿利坎特葡萄酒吧，要是不麻烦的话，我喜欢喝那种酒。”

“我这儿有几瓶上等的好酒。您用饼干下酒行吗？”

“行。我吃些饼干，谢谢您想得这么周全。”

基督山拉了一下铃，巴蒂斯坦走了进来。伯爵向他走上前来。

“怎样？”他轻声地说。

“那青年到了。”贴身跟班也轻声地说。

“你带他去哪个房间了？”

“按照大人的叮嘱，去的是那间蓝客厅。”

“想起来了，此刻去拿一瓶阿利坎特葡萄酒和一些饼干来。”

巴蒂斯坦离开了房间。

“真的，”少校说，“这么麻烦您，真是过意不去。”

“鸡毛蒜皮的小事，何足挂齿。”伯爵说。

巴蒂斯坦带着酒杯、酒和饼干走了进来。伯爵把一个杯子倒满，可在另外一个杯子里面，他只是把这种红宝石色的液体倒了几滴。酒瓶上满是蛛丝，还有别的各种比一个人面部的皱纹还要明显的表记足以证明这的确是多年的好酒。少校聪明地拿起那个倒满的酒杯和一块饼干。

伯爵让巴蒂斯坦把那个盘子放到他客人的那边，后者以一种非常满意的神情呷了一口阿利坎特酒，接着又很满意地把他的饼干放在葡萄酒里沾了一下。

“哦，先生，您是长期住在卢卡吗？您又富有又尊贵，又受人敬重——只要是可以让一个人幸福的资本，您全都拥有了？”

“全都拥有了，”少校说，急急忙忙地咽下他的饼干，“确实都拥有了。”

“您只少一种东西，要不然的话就完美无缺了，对吗？”

“只少一种东西。”那位意大利人说。

“而那种东西便是您那找不到的孩子！”

“唉，”少校又拿了一块饼干说，“那确实是我惟一遗憾的事情。”这位受人敬重的少校抬头望天，叹了一口气。

“先对我说一下，那么，”伯爵说，“您这么疼爱的令郎，到底是谁呢？——因为我总觉得您还是一个单身汉。”

“通常都是那么说，先生，”少校说，“而我——”

“对，”伯爵回答，“而您还有意证实那种传言。我觉得，您当然是想遮掩青年时期的一次失足，避免社交界传得沸沸扬扬？”

少校又恢复了先前的神色，重新假装出他那惯有的冷静神态，同时垂下双眼，或许是想用这种方式恢复他脸上的表情或者帮助他的想像力；他不时地朝伯爵偷偷地看上一眼，可伯爵的嘴上还带着那种和蔼的惊奇的笑容。

“是啊，”少校说，“我确实希望让这种过失能够瞒过所有人的眼睛。”

“事情的起因当然怪不得您，”基督山回答道，“因为像您这种人是绝对不可能犯下这种过失的。”

“噢，不，当然怪不得我。”少校一边说，一边面带微笑地摇了摇头。

“而应当怪那位当母亲的？”伯爵说。

“没错，应当怪那位当母亲的——他那不幸的母亲！”少校叫道，同时第三次去拿饼干。

“我觉得，她是在意大利一流的家庭里吧，对不对？”

“她的家庭是费沙尔的贵族，伯爵阁下。”

“而她叫——”

“您想不想知道她的名字呢？”

“噢，”基督山说，“您对我说了也是多此一举，因为我早就知道了。”“奥丽伐·科尔西纳莉，是不是？”

“是奥丽伐·科尔西纳莉！”

“是位侯爵的小姐吗？”

“是一位侯爵的小姐！”

“而您不在乎她家人的阻止，最终娶了她？”

“对，我是娶到了她。”

“您一定把各种文件全都拿来了吧？”基督山说。

“什么样的文件？”

“您和奥丽伐·科尔西纳莉的结婚证书，还有你们的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我们的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的出生登记证——令郎的名字不是安德烈亚吗？”

“我觉得是这个名字。”少校说。

“什么！您‘觉得’是这个？”

“我不敢完全肯定，因为他失踪的时间太长了。”

“那倒不假，”基督山说，“那么您都把文件拿来了吗？”

“伯爵阁下，说起这事真是很抱歉，因为不知道一定要用那些文件，因此我一时疏忽

大意，居然忘了带它们。”

“那就不太好办了。”基督山回答道。

“那么，它们真的是这么重要吗？”

“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啊。”

少校用手擦了擦他的额头。

“啊，坏了，不可缺少的！”

“当然了，没准儿这里会有人对你们的结婚或者你们那个孩子的合法性有所怀疑！”

“是的，”少校说，“或许会有人起疑心。”

“如果真的这样，您那个孩子的处境就会很不好了。”

“那对他没有一点儿好处。”

“也许还会使他错过一桩不错的亲事。”

“真是糟糕透顶！”

“您得知道，在法国，他们对于这些事是很重视的。像在意大利那样去教士面前说‘我们相亲相爱，请您为我们当证婚人’那是行不通的。在法国，结婚是一桩公事，正式结婚一定要有不可否认的证明文件。”

“那真是太糟了，我根本没有这些重要的文件。”

“多亏我这儿有。”基督山说。

“啊，当真！”少校说，他眼巴巴地看着这次旅行的动机将由于缺少那些文件而化成泡影，或者惟恐他的健忘也许会导致那四万八千里弗尔发生困难，“啊，当真，那真是太幸运了，对，真幸运，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要用它们。”

“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一个人不能面面俱到啊！可多亏布沙尼神父替您想到这点了。”

“他真可谓是个让人敬佩的人，”少校说，“他把它们送到您手里了吗？”

“这就是。”

少校紧紧地抓着两手，以示敬佩。

“您是在凯铁尼山圣·保罗教堂里和奥丽伐·科尔西纳莉结婚的，这是教士的证明书。”

“对，是的，是这个。”那个意大利人惊讶地看着说。

“这是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的受洗登记证，是塞拉维柴的教士写的。”

“完全正确。”

“那么，拿上这些证件吧，和我没关系了。您可以把它们交到令郎手里，令郎会收好它们的。”

“我觉得他肯定会有的！如果他丢了——就必须再去写一个副本，还需要拖一些时间才能够搞到手。”

“这事就不好办了。”基督山说。

“办到的可能性几乎很小。”少校答道。

“我很高兴见到您知道这些文件的意义。”

“我觉得它们是非常珍贵的。”

“哦，”基督山说，“要说那位年轻人的母亲——”

“要说那年轻人的母亲——”那个意大利人着急地又重复了一遍。

“要说科尔西纳莉侯爵小姐——”

“的确，”少校说，好像感到眼前忽然又冒出什么难题了，“难道还需要她作证吗？”

“不用，先生，”基督山回答，“并且，她不是早——对大自然还清最后一笔债了吗？”

“对啊，对啊，”少校说，“她早——”

“对大自然还清最后一笔债了吗？”

“唉！没错。”那位意大利人答道。

“我知道，”基督山说，“她已经去世十年了。”

“而我如今依旧在哀悼她的不幸早逝！”少校悲哀地叹息道，同时从他的衣兜里拿出一个格子花纹的手帕，先擦了擦右眼，接着擦了擦左眼。

“您还打算怎么样？”基督山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死。现在您要明白，亲爱的卡瓦尔坎特先生，您在法国不用对人讲您曾经和令郎分开过十五年。吉卜赛人拐骗小孩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并不经常发生，不会有人信的。您曾经送他去某个省的一个大学里学习，现在您希望他在巴黎的社交界来完成他的教育。因此，您被迫暂时离开了维亚雷焦，从您的太太死了以后，您一直居住在那里。这些就足够了。”

“很好。”

“如果他们听说了那一次分开的事情——”

“啊，对了，我说了些什么呢？”

“有位可恶的家庭教师，被府上的仇家收买了——”

“让科尔西纳莉家族方面的吗？”

“完全正确，他拐走了这孩子，想让府上这个家族断子绝孙。”

“那也说得通，因为他是个独子嘛。”

“不错，如今一切都说好了，这些重新唤起的往事现在可别轻易就忘了——您肯定已经猜想到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了吧？”

“谁在这里？”

“您的孩子——您的儿子——您的安德烈亚！”

“我确实猜到了，”少校带着尽量最镇定的神情回答。“那么他在这里吗？”

“他来了，”基督山说，“方才我的贴身跟班走进来时，他对我说他已经到了。”

“啊！太好了！太好了！”少校说，他每叫一声，就动一下他上装上的扣子。

“亲爱的先生，”基督山说，“我完全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您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您自己。我应当用这段时间去让那位年轻人做好充分的准备只为这场想了很久的见面，因为我想他心里的焦急也不亚于您。”

“这我可以想像到。”卡瓦尔坎特说。

“那好，一刻钟以内，您就能和他见面了。”

“那您还领他来吗？您还会亲自领他来和我见面吗？您真是太好了！”

“不，我不想来介入你们父子中间。你们单独相见吧。可不用激动，就算父子之间的天性不提醒您，您也不会搞错的。他一会儿从这个门走进来。他是个很英俊的年轻人，肌肤白皙——也许有些太白了——性格很开朗，可您过会儿就能见到他了，还是让您自己来评判吧。”

“等等，”少校说，“您知道我身上只有布沙尼神父送给我的两千法郎，这些钱我已经当旅费花了，因此——”

“因此您想要钱，那当然可以了，亲爱的卡瓦尔坎特先生。嗯，先给您八千法郎。”

少校的眼中闪烁着光芒。

“现在我只欠您四万法郎了。”基督山说。

“大人要不要收据呢？”少校说，并把钱放进他上装的衣兜里。

“要收据干什么？”伯爵说。

“我觉得您也许会让布沙尼神父看。”

“噢，在您收到那剩下的四万法郎时，您给我一个整数的收据就行了。我们都是正人君子，不用这么计较。”

“噢，对，确实是这样，”少校说，“我们都是正人君子。”

“还有一事。”基督山说。

“说吧。”

“您能容我提个想法吗？”

“当然了，我还想着呢。”

“那我奉劝您不要再穿这种样式的衣服了。”

“真的！”少校说，带着非常满意的神情看看自己。

“没错。在维亚雷焦时也许可以穿它，可这件衣服，无论它有多高雅，在巴黎却已经变得陈旧了。”

“那太倒霉了。”

“啊，如果您真的喜欢穿您这种旧式的衣服，您在离开巴黎时可以穿上这件。”

“可我穿什么衣服才好呢？”

“您皮箱里面都有些什么样的衣服？”

“我的皮箱里面？我就有一个旅行皮包。”

“我敢说您确实没有带其它的东西来。一个人有什么必要拿那么多东西来给自己增添麻烦呢？并且，像您这样一位老军人出门时，总爱尽量少拿行李。”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

“可您是一个谨慎而又有远见的人，因此您先打发一个人把您的行李运过来。现在已经运往黎希留路太子旅馆了。您就居住在那里。”

“那在那些箱子里面——”

“我觉得您已经吩咐您的贴身跟班把您可能需要用的衣服全都放到里面了——例如您的便服和制服。每逢重要的场合，您一定要穿上您的制服，那样看上去才庄严一点儿。不要忘记佩戴上您的勋章。法国人尽管还在嘲讽勋章，可还是总把它们佩戴在身上的。”

“太好了！太好了！”少校禁不住高兴地说。

“如今，”基督山说，“您已经做好了准备，不会太高兴了，亲爱的卡瓦尔坎特先生，请等着和您那走失的安德烈亚相聚吧。”

说完，基督山鞠了个躬，走到门帘的后边了，让少校一个人沉浸在疯狂般的喜悦中。

第五十七章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

基督山伯爵进入旁边的一个房间，也就是巴蒂斯坦叫蓝客厅的那个房间，看到那里有一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年轻人。他是在半个钟头以前乘坐一辆出租马车到这儿来的。当他前来拜访时，巴蒂斯坦一眼就认出了他是谁，因为他的主人提前已经向他具体讲过来客的相貌，因此一看到这位一头黄发、胡子发红、黑黑的眼睛、白皙的皮肤、个子高大的年轻人，自然就毫无疑问了。

伯爵进入房间时，这位年轻人正随便躺在一张沙发上，用手中拿着的那根镶着金头的手杖轻轻敲打他的皮靴。一看见伯爵，他连忙站起身来。

“我想你是基督山伯爵，对吗？”他说。

“不错，阁下，我认为你正是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子爵阁下吧？”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子爵。”年轻人一边重复着这个头衔，一边行礼致意。

“您是带了一封推荐信前来见我的，对吗？”伯爵说。

“我之所以没有说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感到那个签名十分奇怪。”

“‘水手辛巴德’，对吗？”

“是的。因为除去《一千零一夜》中那位声名显赫的辛巴德之外，我从来就不认得一个姓这个姓的人——”

“唔！他就是那个辛巴德的后裔，并且是我的一位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十分富有的英国人，为人古怪得简直近乎疯狂。他的真名是维尔莫勋爵。”

“哦，是这么回事！那就什么都明白了，”安德烈亚说，“这倒很奇怪。那么，这个英国人就是我在——哦——不错——太好了！伯爵阁下，我听从您的命令就是了。”

“如果您讲的话都是真的，”伯爵面带笑容回答说，“您也许可以把您自己还有府上的事儿告诉我一些吧？”

“那是当然，”年轻人说，他的神情十分镇定，显出他的记忆力很好。“我，就像您所讲的，是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子爵，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坎特少校之子——我们卡瓦尔坎特这个家族的名字曾经铭刻于佛罗伦萨的金书里。本家族尽管还非常有钱（因为家父的收入达五十万），却曾经遭遇过很多不幸，而我在五岁时便被我那位奸诈的家庭教师骗走，因此我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没有看见我的亲生父亲了。当我到了解事之年，可以自己做主之后，我就一直不停地在寻找他，然而一点儿收获都没有。后来，我收到您朋友的这封信，信中提到家父现居巴黎，并且要我亲自前来向您打听关于他的消息。”

“的确，您所说的这些话我感到非常有趣，”基督山怀着阴郁的满意看着那个年轻人说，“您将自己所有的心事全都倾诉给我的朋友辛巴德，这一点没错，因为您的父亲确实在这里，并且正在寻找您。”

伯爵自从进入客厅来的那个时候开始，时时刻刻都在注意着那个年轻人的面部表情。他非常钦佩他神情的镇静和声音的安定；不过一听见“您的父亲确实在这里，并且正在寻

找您”这两句非常平常的话，小安德烈亚极其惊讶，大声说道：

“我父亲！我父亲在这里？”

“那是毋庸置疑的，”基督山回答说，“令尊，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坎特少校。”

那一时布满在年轻人脸上的恐惧神色几乎马上不见了。

“哦，不错！当然就是那个名字，”他说，“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坎特少校。但您的确是说，伯爵阁下，我亲爱的父亲就在这里吗？”

“不错，阁下，我甚至还可以加上一句，我方才还同他在一块儿呢。他告诉了我他失去儿子的那些经过，我听后深受感动。真的，他在那件事情上的忧愁、希望和害怕完全可以当作一首最哀怨感人的诗的素材。有一天，他总算接到了一封信，信中说把他儿子骗走的那个人如今想要归还给他，或者起码可以告诉他去什么地方寻找，不过必须拿到一大笔钱做赎金。令尊毫不迟疑，命人把那笔钱送到皮埃蒙边境上，还带着一张去意大利的护照。我相信您当时是在法国南部吧？”

“不错，”安德烈亚一脸困窘的神情回答说，“我的确是在法国南部。”

“派了一辆马车在尼斯等着您。”

“非常正确。它带着我从尼斯到热那亚，从热那亚到都灵，从都灵到尚贝里，从尚贝里到波伏森湖，然后从波伏森湖到巴黎。”

“的确是这样！那么令尊应当在途中碰到您了，因为他刚好也是从那条路上来的，按此推算，路过所经过的各个站丝毫不错。”

“不过，”安德烈亚说，“就算家父曾经碰见我，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认得我，从他最后那次看到我以来，我肯定已经改变了很多。”

“唔，俗话说‘父子天性’啊。”基督山说。

“是的，”年轻人说，“我却不曾想到‘父子天性’这句俗话。”

“你父亲的心中如今就对一件事情仍然感到有点儿不踏实，”基督山回答说，“那就是他迫切地想知道您在他分开的那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的情况。那些害您的人怎么对待您，他们对您的态度是不是考虑过您的身份。最后，他迫切地要知道您是不是能幸运地摆脱精神方面的不良影响，那肯定会比所有肉体上的痛苦更加无法忍受，他想要知道您与生俱有的良好的本性有没有因为缺少教育而减弱。不管怎么说，您自己到底觉得是否能再次在社会上保持与您那尊贵的身份相符的地位。”

“阁下，”年轻人低声说，几乎吓傻了，“我希望没有任何谣传——”

“就我个人而言，我第一次听见您的名字是我的那个慈善家朋友维尔莫对我说的。我想他第一次与您相见时您所处的境地很糟糕，不过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细问，我并非一个喜欢追根究底的人。他很同情您的不幸，因此您当时的情况肯定非常有意思。他对我说，他很愿恢复您曾失去的地位，所以必须要找着您的父亲。他的确去找了，并且很明显已经找着了，因为他这时已经在这里了。后来，我的朋友告诉我您将要到了，而且给了我关于您将来幸福的指示。我知道我的朋友维尔莫是一位奇人，不过他为人十分真诚，并且像金矿一样富有，因此他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按他古怪的癖好行事而用不着担心自己会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而我也已经同意执行他的命令。先生，我此刻以一位赞助人的身份认为有责任向您提出一个问题，请千万别在意。根据您的钱财与名份，您将要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人物，我很想知道，您所遭遇的挫折——这种挫折绝不是您自己所能应付的，所以一点儿也不减少我对您所怀的敬意——我极想知道，他们是否采取过什么措施会让您对于您即将踏入的那个社会感到茫然？”

“阁下，”年轻人答道，在伯爵讲话时，他已经渐渐地恢复了自己的信心，“在这一点上您用不着担心。把我从家父那儿骗走的那些人，就像他们如今实际上已经表现出来的那样，从来都有意想将我卖给他的，而出于让他们的交易获得极大好处的打算，最好的办法，就是叫我保留我的社会地位与天赋，如果有可能，甚至还需要予以改进。小亚细亚的奴隶主总是培养自己的奴隶当文法教师、医生与哲学家，便于能够在罗马市场上卖一个好价钱，那些骗走我的人对我正是这样，因此我反而受了很好的教育。”

基督山愉快地微微一笑，看上去像是他本来根本没有指望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先生能够这么精明干练一样。

“并且，”那个年轻人接着说，“就算在教育方面有什么不足之处，或者对于约定俗成的礼仪有什么违反和错误的地方，不过想到我那生来就有和此后一直没有离开我的整个幼年时期的不幸，他们也会予以谅解的。”

“非常好，”基督山以一种局外人的口气说，“随你自便，子爵，因为您的所作所为当然得您自己做主，并且也同您的利害最有关系。不过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对这些奇特的遭遇就会只字不提。您的身世实在是一篇带着传奇色彩的故事。人们尽管喜爱夹在两张黄纸封面当中的传奇故事，不过令人不解的是，对那些装在活生生的羊皮纸里面的，却倒不愿意相信，就算是从像您这么一位有身份的人物嘴里说出来的。我非常愿意提醒您像这样的麻烦，子爵阁下。如果您对别人说起您这段感人的身世，那么您的话还不曾说完，便会传得众所周知，并且被当成是编造的。您因此再也不是一个被骗走而重新找到的孩子，而会被别人当作一个像夜间长出来的香蕈那种暴发户。您也许会引起一些人小小的好奇心，不过被人当作议论的焦点和流言蜚语的话题，看来总不是谁都喜欢的。”

“我赞成您的观点，伯爵阁下，”年轻人说，在基督山的目光的逼视之下，他的面色禁不住变得惨白起来。“这种结果的确是令人不高兴的。”

“不过，您当然没有必要夸张自己的不幸，”基督山说，“不过也没有必要为了极力避免致使得得不偿失。您一定要下决心采用一条单纯的行动路线，而像您这么一个有头脑的人，这一计划是不难做到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您一定要结识一些值得尊敬的朋友，以此来抵消那种您过去的卑微生活可能带来的偏见。”

安德烈亚的脸顿时变了色。

“我原本可以提出来做您的担保人和靠得住的顾问，”基督山说，“不过我生来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也抱有怀疑的态度，并且非常乐意让他们对我同样怀着这种态度，因此，如果违背了这条规则，我就相当于（就像那些戏子所讲的）在饰演外行角色，很有被别人嘲笑的危险，那就不能不说是太愚蠢了。”

“不过，伯爵阁下，”安德烈亚说，“我是维尔莫勋爵推荐前来见您的，看在他的份儿上——”

“不错，当然了，”基督山打断他的话说，“我亲爱的安德烈亚先生，不过维尔莫勋爵也不曾忘掉告诉我您孩提时代的生活遭遇过很多不幸。”伯爵看着安德烈亚的脸说，“我并不强求您对我说明，并且，正由于避免您需要求助于其他人，才去卢卡把令尊请来的。您很快就能与他见面了。他的态度稍稍有点儿拘谨和高傲，并且因为身穿制服的关系，外貌上差了一些，不过当人们知道他在奥地利军团中服役时，什么都可以得到谅解了。我们对奥地利人一般都不非常苛刻的。不管怎么说，您马上就会了解令尊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物，我向您担保。”

“哦，先生，您让我放心了，我们分离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因此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他

长得什么样了；并且，您知道，在普通人们的眼中，一大笔财产是可以弥补所有缺陷的。”

“他是个大富翁——他每年的收入达五十万里弗尔。”

“那么，”年轻人着急地说，“我所处的境况肯定可以非常体面了。”

“再体面没有了，我亲爱的先生。在您居住在巴黎的期间，他一年可以叫您有五万里弗尔的收入。”

“如果是这样，我情愿再也不离开这里了。”

“环境是您无能为力的，我亲爱的先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安德烈亚叹了一口气。

“不过，”他说，“在我呆在巴黎并且不必一定要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您的确认为我可以拿到您方才对我说过的那笔钱吗？”

“是的。”

“我从父亲手中拿到吗？”安德烈亚稍显不安地问。

“不错，您可以亲自从令尊那儿拿，不过那笔款子维尔莫勋爵可以担保。他照令尊的要求，在当格拉斯先生那里开了每月支五千法郎的户头，当格拉斯先生的银行是巴黎最保险的银行当中的一个。”

“家父准备长期在巴黎居住吗？”安德烈亚问。

“就住几天，”基督山回答说，“由于他的职务关系，不便一次离开两三周以上的时间。”

“哦，我亲爱的父亲！”安德烈亚大声说道，显然很高兴他这么快就走。

“因此，”基督山说，装出误解了他的意思——“因此我也不再拖延你们这次难得的见面了。你做好准备去拥抱您的亲爱的父亲了吗？”

“我但愿您不会对这一点有所怀疑。”

“去吧，那么，在客厅中，我年轻的朋友，您将看到令尊正在那里等着您。”

安德烈亚朝伯爵深深地行了一个礼，进入旁边的所那所房间。

基督山一直看到他在自己的视线中消失，接着按了一下一个机关，此机关从外面看上去像一幅画，按下去以后，镜框就滑开一块，出现一条小缝，小缝设计得十分微妙，从这里能看见那间此刻卡瓦尔坎特和安德烈亚所在的客厅中的所有情景。

那个年轻人随手带上门，朝少校那边走去，少校听见脚步声朝他走来，于是站了起来。

“哦！我亲爱的爸爸！”安德烈亚说，声音非常大，希望让旁边那间屋里的伯爵听见，“的确是您吗？”

“你还好吗，我亲爱的儿子？”少校一本正经地说。

“经历这么多年痛苦的分别之后，”安德烈亚用同样的口气说，并且朝那道门看了看，“如今再次见面了，让人何等地快活啊！”

“真是这样，经历这么多年的分别。”

“您不和我拥抱吗，大人？”安德烈亚说。

“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的儿子。”少校说。接着那两个男人就像在舞台上演戏似地拥抱在一起，也就是说，各自把头搁在对方的肩膀上。

“那么我们又重逢了吗？”安德烈亚说。

“又重逢了！”少校答道。

“再也不分开了吗？”

“唔，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我亲爱的儿子，您如今肯定习惯了法国的生活，快把它看成你自己的国家了吧。”

“实际上，”年轻人说，“让我离开巴黎，我的确很难过。”

“对于我，您一定要知道，我是无法长时间离开卢卡的，因此我必须尽快回到意大利去。”

“不过在您离开法国之前，我亲爱的爸爸，但愿您可以把那些证明我身份的必要证件交给我。”

“当然了，我此次正是专门为那件事情来的。我费了那么大的苦心前来找你——正是为了想将那些证件交给你——我真的不愿意再来找第二次了，如果再找一次的话，我的余生都要耗费在这上面了。”

“那么，这些证件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这里。”

安德烈亚把他父亲的结婚证书同他自己的受洗证明书一下子夺过去，迫不及待地把它们打开（在这种情形下，他的着急是非常自然的），接着十分迅速地把它们看了一遍，说明他是经常看这种文件的；从他的面部神情能够看出文件上的内容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当他看完那些证明时，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极其兴奋的神情。他以一种最奇怪的笑容看着少校，用真正的托斯卡纳语说：

“那么意大利已经废弃苦役船了吗？”

少校挺直了身子。

“怎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制造这种文件是得吃官司的。在法国，我最亲爱的爸爸呀，只消像这样的一半儿，他们便会送您去土伦呼吸五年牢狱中的空气。”

“请你把你的意思解释一下好吗？”少校竭力做出一种庄重的神情说。

“我亲爱的卡瓦尔坎特先生，”安德烈亚以一种诚挚的态度握着少校的手说，“你当我的父亲得到了多少钱？”

少校想说话，不过安德烈亚降低声音接着说：

“没意思！我给你做个榜样以便让你安心，他们每年给我五万法郎来当你的儿子，所以，你能明白我肯定不想不承认你当我的爸爸。”

少校着急地往周围看了看。

“你不用担心，只有我们两个人，”安德烈亚说，“并且，我们是在用意大利语交谈。”

“唔，那么，”少校回答说，“他们给我五万法郎。”

“卡瓦尔坎特先生，”安德烈亚说，“你相信童话吗？”

“我以前是不肯相信的，不过我的确感到如今好像只能相信它们了。”

“那么，你总该有点儿证据吧？”

少校从自己的衣兜里拿出一把金币来。

“你瞧，”他说，“非常明白吧。”

“那么，你觉得我可以相信伯爵的许诺吗？”

“我当然相信。”

“你的确相信他会对我恪守自己的诺言？”

“恪守信里的话，不过与此同时，请不要忘了我们一定要仍然饰演我们各自的角色。”

我当一位仁慈的父亲——”

“我当一个孝顺的儿子，既然他们选择了我当你的后代。”

“你说的这个‘他们’是指什么人？”

“天晓得！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我说的是那些写信的人。你接到了一封信，是吗？”

“不错。”

“什么人给你写的？”

“一个布沙尼神父。”

“你认得他吗？”

“不认得，我一次都没有与他见过面。”

“他在那封信中都讲了些什么？”

“你能答应不把我出卖了吗？”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你非常清楚，我们有着共同的利害。”

“那么你亲自去看吧。”接着少校将一封信交到那个年轻人手中。

安德烈亚轻声读着：

您很贫穷，凄凉的晚景在等待您。您是否想发财，或者起码不再寄人篱下？马上启程去巴黎，到香谢丽榭街三十号向基督山伯爵讨还令郎。令郎名叫安德烈亚·卡瓦尔坎特，即您同科尔西纳莉侯爵小姐之婚姻果实，该子于五岁时被人骗拐。为避免令您对写信人之诚信凭生疑惑，先送上两千四百托斯卡纳里弗尔支票一张，请去佛罗伦萨高齐银行兑现；并附上给基督山伯爵荐函一封，函中说明本人允许您向其支取四万八千法郎。谨记去见伯爵之日期为五月二十六日晚七点。

布沙尼神父

“相同的东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少校说。

“我是说我接到一封几乎一样的信。”

“是布沙尼神父写来的？”

“不是。一个英国人，名字叫维尔莫勋爵，他化名叫水手辛巴德。”

“那么对他，你根本不比我对布沙尼神父了解得多吧。”

“不是的，在这一点上，我比你好一些。”

“那么你同他见过面了？”

“不错，见过一次。”

“在什么地方见的？”

“哦！这一点恰恰是我无法对你说的，如果对你说了，你就会和我一样明白了，我不愿意那么做。”

“信上说了些什么？”

“读吧。”

你很穷，将来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你想不想当一个贵人，愿不愿意发财和自由自在？